

毛氏圖書集成

第三編

• 73 •



江南大学图书馆



91154366

民 國 叢 書

第三編

· 73 ·

歷史·地理類

南通張季直先生傳記

周止庵先生別傳

張孝若著

周叔媯著

上海書店

無錫教育學院
圖書館藏章



景歲於江都，衣中華。橫憤以忘情，終醉流
保歲。詳淡自覺，文章得大體。為歌長江答，
秀一塊。扶海急形神，曉月飛上牕。休用正要
先生作贊，舉目見古道。替情子。

紅潤喜室席燃杞樊平王延
津故相士高淮父名操淳高德
躬成政革史舊以公明在延津
稱津季高後漢時人

不以爲然。蓋人情之好惡，固有不同。若夫公私之義，則一也。故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豈惟小人哉！

卷之三

秋陰暮雨，如故。此立將安之。仁因風美
於南枝，與予謀。當以此始篆。案於海北。昔嘗點
校理。王大慶。書焉。

李門士子先生題句
相應一絕詩之題
水外山深此地人
丈人當是愛家牛

武昌之次，大抵遠近詩多歸門。
如張氏之詩，亦復可謂之妙矣。
其詩之有風骨者，固已不凡，而其
才思之雄奇，又復過人。故其詩之
佳者，每以一言蔽之，如「山中何事」
「落葉滿長城」等句，皆可謂之神
妙。其詩之有風骨者，固已不凡，而其
才思之雄奇，又復過人。故其詩之
佳者，每以一言蔽之，如「山中何事」
「落葉滿長城」等句，皆可謂之神
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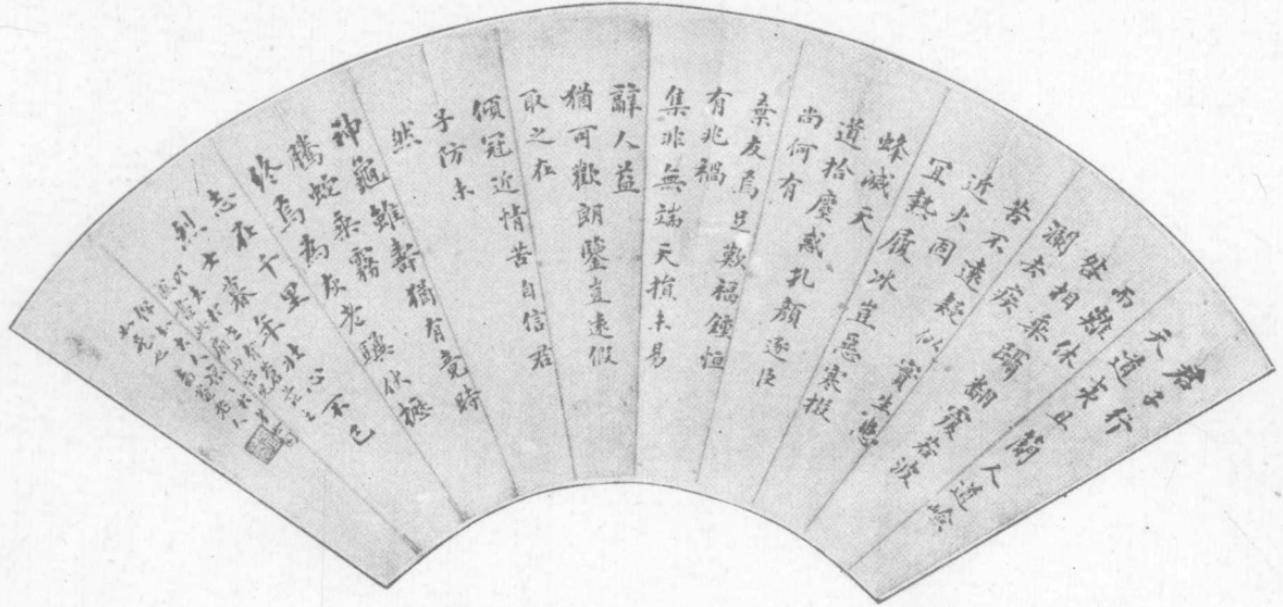
何鉅圖

王仲和題
王仲和題
王仲和題
王仲和題
王仲和題
王仲和題
王仲和題
王仲和題
王仲和題
王仲和題

平生張季子，忠孝本詩書。每飯常憂國，無言亦起予。中高還慎密，志遠轉迂疏。一水今南北，勞君猶荷鉏。庚戌仲夏
李立賢友
錄

書中事。其生前成就是怎樣。這人素性參差，
我個人在這事上，
看來是他的生平成就是極其淺薄。這事我
向來沒有聽過。他個人

樂府詩集卷之三



本書據中華書局1930年版影印

南通張季直先生傳記序

傳記是中國文學裏最不發達的一門。這大概有三種原因：第一是沒有崇拜偉大人物的風氣，第二是多忌諱，第三是文字的障礙。

傳記起于紀念偉大的英雄豪傑。故柏拉圖與謝諾芳念念不忘他們那位身殉真理的先師，乃有梭格拉底的傳記和對話集。故布魯塔奇追念古昔的大英雄，乃有他的「英雄傳」。在中國文學史上，所有的幾篇稍稍可讀的傳記，都含有崇拜英雄意義：如司馬遷的項羽本紀，便是一例。唐朝的和尚崇拜那十七年求經的玄奘，故慈恩法師傳爲中古最詳細的傳記。南宋的理學家崇拜那死在黨禁之中的道學領袖朱熹，故朱子的年譜成爲最早的詳細年譜。

但崇拜英雄的風氣在中國實在最不發達。我們對於死去的偉大人物，當他剛死的時候，也許送一副挽聯，也許謄一篇祭文。不久便都忘了！另有新貴人應該逢迎，另有新上司應該巴結，何必去替陳死人算爛帳呢？所以無論多麼偉大的人物，死後要求一篇傳記碑誌，只好出重價向那些專做謄摹文章的書生去購買！傳記的文章不出於愛敬崇拜，而出於金錢的買賣，如何會有真切感人的作品呢！

傳記的最重要條件是紀實傳真，而我們中國的文人却是缺乏說老實話的習慣。對於政治有忌諱

，對於時人有忌諱，對於死者本人也有忌諱。聖人作史，尙且有什麼爲尊者諱，爲親者諱，爲賢者諱的謬例，何況後代的諛墓小儒呢！故檀弓記孔氏出妻，記孔子不知父墓，論語記孔子欲赴佛肸之召，這都還有直書事實的意味，而後人一定要想出話來替孔子洗刷。後來的碑傳文章，忌諱更多，阿諛更甚，只有歌頌之辭，從無失德可記。偶有毀謗，又多出於仇敵之口，如宋儒詆誣王安石，甚至於僞作辯姦論，這種小人的行爲，其弊等於隱惡而揚善。故幾千年的傳記文章，不失於諛頌，便失於詆誣，同爲忌諱，同是不能紀實傳信。

傳記寫所傳的人最要能寫出他的實在身分，實在神情，實在口吻，要使讀者如見其人，要使讀者感覺真可以尙友其人，但中國的死文字却不能擔負這種傳神寫生的工作。我近年研究佛教史料，讀了六朝唐人的無數和尙碑傳，其中百分之九十八九都是滿紙駢儻對偶，讀了不知道說的是什麼東西。直到李華獨孤及以下，始稍稍有可讀的碑傳。但後來的「古文」家又中了「義法」之說的遺毒，講求字句之古，而不注重事實之真，往往寧可犧牲事實以求某句某字之似韓似歐！硬把活跳的人裝進死板板的古文義法的爛套裏去，於是只有爛古文，而決沒有活傳記了。

因爲這幾種原因，二千年來，幾乎沒有一篇可讀的傳記。因爲沒有一篇真能寫生傳神的傳記，所以二千年中竟沒有一個可以叫人愛敬崇拜感發興起的大人物！並不是真沒有可歌可泣的事業，只

都被那些諱莫的死古文駢文埋沒了。並不是真沒有可以叫人愛敬崇拜感慨奮發的偉大人物，只都被那些爛調的文人生生地殺死了。

近代中國歷史上有幾個重要人物，很可以做新體傳記的資料。遠一點的如洪秀全，胡林翼，曾國藩，郭嵩燾，李鴻章，俞樾；近一點如孫文，張之洞，張謇，嚴復，袁世凱，盛宣懷，康有為，梁啟超，——這些人關係一國的生命，都應該有寫生傳神的大手筆來記載他們的生平，用繡花針的細密工夫來搜求考證他們的事實，用大刀濶斧的遠大識見來評判他們在歷史上的地位。許多大學的史學教授和學生爲什麼不來這裏得點實地訓練，做點實際的史學工夫呢？是畏難嗎？是缺乏崇拜大人物的心理嗎？還是缺乏史才呢？

張季直先生在近代中國史上是一個很偉大的失敗的英雄，這是誰都不能否認的。他獨力開闢了無數新路，做了三十年的開路先鋒，養活了幾百萬人，造福於一方，而影響及於全國。終於因爲他開闢的路子太多，擔負的事業過於偉大，他不能不抱着許多未完的志願而死。這樣的一個人，是值得一部以至於許多部詳細傳記的。

他的兒子孝若先生，近年發誓用全副精力做季直先生的傳記。他已費了幾年工夫編輯季直先生

的全部著作，自己親手整理點讀。這部全集便是絕大的史料。還有季直的朋友的書信，保存在南通的，也有近萬封之多，這也是重要史料。季直先生自己又編有年譜，到七十歲為止，此外還有日記，這都是絕可寶貴材料。有了這些材料做底子，孝若做先傳的工作，便有了穩固的基礎和堅實的架子了。

|孝若做先傳，還有幾樁很重要的資格：第一，他一生最愛敬崇拜他的先人，所以他的工作便成了「愛的工作」，便成了宗教的工作。第二，他生在這個新史學萌芽的時代，受了近代學者的影響，知道愛真理，知道做家傳便是供國史的材料，知道愛先人莫過於說真話，而爲先人忌諱便是玷辱先人，所以他會對我說，他做先傳要努力做到紀實傳真的境界。第三，他這回決定用白話做先傳，決定打破一切古文家的碑傳義法，決定採用王懋竑朱子年譜和我的章實齋年譜的方法，充分引用季直先生的著作文牘來做傳記的材料，總期於充分表現出他的偉大的父親的人格和志願。

有了這幾種資格，我們可以相信孝若這篇先傳一定可以開兒子做家傳的新紀元，可以使我們愛敬季直先生的人添不少的了解和崇敬。

十八年十二月十四夜 胡適

復胡適之先生信

適之先生：

前天接到你的信並傳序，我真銘刻心骨了！

這一回我求你作序，論理極應該將傳記全稿送上請教，等你看後做序。但是而已將全稿付去排印，所以只好先將目錄送上。難得你看了目錄就給我做序，越發可感了！

你這篇序，關於傳記在文學上的價值和努力做傳記的途徑，盡量發揮，周詳指示，我很得到不少的啓發。你問我有沒有不可用之處，格外見得你的謙量，叫我佩服。

你說從前沒有紀實傳信的碑傳，其根本原因，不失於誣頌，便失於詆誣，這種見解，確是定論。

我想從前碑傳所以不能紀實傳真，專說假話：第一，因為本人沒有什麼可說，只好想出話來湊成文章。第二，因為世間都認碑傳是一種虛榮，只要好看，不管虛實。第三，因為文人做買賣式的文章，只要湊成繳卷，也不管所做的人是否符合。我還覺得中國文學上碑誌還有好的，講到傳記，除掉你所舉的二三種外，簡直找不出好的了。最大的原因，還是文體的障礙。

古今中外凡成為偉大人物的，本來一個人同時總有幾種特長：有的是文學家兼政治家，有的是

復胡適之先生信

復胡適之先生信

二

科學家兼哲學家，也有的是軍事家兼文學家，這些人着實不少。譬如我父是個文人，但同時有事業，有政見，所以他的著作不是單純的文集，他的傳記也不是單純的家傳。我這回做傳記，抱定一個主意，就是對於我父一生主張的變遷，出處的關係，他的人格，他的志事，連他所交的朋友，和遊宴的瑣事；只要是我父親口說的話，親手做的事，只要能表現他的個性，不問他怎樣尋常，不管他有無忌諱，我都盡力竭思，信筆直寫。總想從各方面襯托放射出一個真的我父，活的我父。我希望讀了我父的傳記，就好像見了我父其人。話雖這樣講，這樣設計，可是我的能力，那配做這個工作，達這個目的呀？

你稱我父爲失敗的英雄，這話確當得很，就是我父本人也承認的。因爲他生平志事沒有實現的，何止百分之八九十，只遺留了許多實地測驗的具體計畫。數十年來，他想辦地方普及教育和民兵制度，沒有成功；他想辦通海一帶大電力廠，大紡織染廠，沒有成功；他想疏治淮運江湖松遼諸水道，沒有成功；他想實現棉鐵政策，改革鹽法，和劃一度量衡，沒有成功；——沒有成功，不是失敗嗎？你的眼光看到我父一生的成功，只是一小部分，只是引路發端，距離他的志願抱負，還遠得很呢，到他瞑目，終於是個失敗的英雄。這種評論，豈是尋常的頌揚，不是你說不出，不是我父當不起。

你說我做我父的傳記，是「愛的工作」，我讀到這裏，不覺淚下了。自從我父逝世以後，我好譬如一隻失巢的小鳥，好譬如一片離樹的秋葉，多麼的孤苦飄零，父子之愛，人生只有一回，地久天長，終身惆悵，從不作飛傍青雲再上高枝之想。加之中國的社會環境所給予我們青年走的路，太狹仄了；前面高山要攢爬，後面大海要墮落。所以我發誓關着門埋着頭編理父書；今日以後，還是死心塌地做這個工作；我希望你永遠做我的監督人。

你所說做傳記該用的繡花針和大刀濶斧，我這回都用的。可不知道用得對不對，好不好。我父的身分神情，究竟寫出沒有寫出。等你看過我的書，再聽你的按語罷；我自己實在沒有多大把握。

你序內獎勉我的地方，真叫我汗流浹背，無地自容，惟有格外加鞭奮勉而已。

你病後幫我做傳序，這是永遠不會忘記的。

張孝若 十八年十二月十八日

自序

我父的傳記和年表，本來都爲我父全集而作；我想擺在全集的前面，作爲一個有系統的敘引。但是動筆一寫，寫成二十餘萬言；覺得太長了，不合於做敘引的體例。又因爲二層原因，我就決定將傳記年表及年譜先行付印單行本：

一 自從我父逝世以後，中外人士常常問我要我父的詳細歷史，三年以來，幾乎無月無之。所以覺得我父的傳記既然已經寫成，就不必再耽擱時日了。

二 我父遺著門類很多，散在外邊的，一直到現今還沒有搜集齊全。就是關於編纂方面的許多工作，也很繁重。倘能給以充分時間，比較的可望少些遺漏，完整一點。

年譜本是我父自己編定的，只寫到七十歲爲止，我現在幫他續編四年到他逝世，但是前面凡關重要的事情，我父一時遺忘沒有寫入的，我也添進去不少，所有體裁，仍舊照我父自定一樣，沒有變動。

我寫這篇傳記，很取法於胡適之先生所編的章實齋先生年譜。我認爲凡可以表現一個人的思想主張行事的地方，在他的著作內，都擇要的摘錄出來，這個方法是編著傳記或年譜的一件極精妥極有心得的發明。我更覺得凡後人幫前人編著東西，在時過事後加以追述記載，無論怎樣詳盡周到，

自序

二

總不如直接引證那位本人當時當事的作品來得妥當。何況我父有許多實在的事業，他一生幾乎沒有一件事沒有一篇文字的。關於這傳記內一篇一篇的摘錄，因為既要摘出精采要點，又要連貫接氣，我着實也跟適之先生一樣，費了一點工夫。

我寫這傳記，是拿年代做經，事類做緯；可是有一二處因為要歸納在一個相類的事的系統之內，所以年代和事類，有時難免不稍有先後。

譚組安丈的題字，胡適之先生的序文，都給這本書以無上光榮，我實在感激得很。

還有許多朋友，幫助我查問事情，人名，時日；許文清、孔得天二君幫助我抄寫，中華書局印刷所諸君幫助我校對；在這裏也都得謝謝他們！

我寫這傳記，共費三個多月，時間異常匆促；加之我才力薄弱，不完妥的地方一定很不少；還希望讀者諸君加以原諒，指教。

民國十八年十一月張孝若時年三十二

傳記目錄

第一編 清咸豐三年癸丑（一八五三）—光緒二十四年戊戌（一八九八）：一六六

第一章 導言及先世：一一〇

第一節

導言 用白話寫 寫實在事

第二節

先世 世系表 曾祖

第三節

祖父母 祖父 家風 祖母 母教

第二章

誕生

第一節

入書塾 名吳起元 做對子

第二節

奮勉 立志

第二章

科舉

第一節

誤入族籍始末 考規 到如皋 奔闕 歸籍

第二節

苦學 軛事

一三三

主試師知遇

林天齡

夏同善

沈葆楨

潘祖蔭

翁同龢

大魁

到京

我父日記

翁公日記

考試經過

考試詳表

第六節

對科舉觀念

帝制產物

排除俗例

痛恨招搖

適然之事

第四章

客幕

入吳武壯軍幕

離家 優禮

袁世凱出身

征韓始末

朝命 出發 亂定 去韓

韓事文件

舟中問答 到韓表示 論韓事第一函 第二函

吳長慶祠

黃炎培記載 國府題匾

第五章

家居

却聘 懷抱 習性 辭特薦

辭張樹聲 李鴻章聘 辭潘祖蔭 沈秉成聘 辭

學正官 辭總校

盡力鄉事 謂減捐稅 振災平糶 增學額 提倡蠶桑 辦團練 恢復孔

廟樂舞 憤失膠澳詩

第一節

第一節

謀減捐稅

振災平糶 增學額

提倡蠶桑 辦團練

恢復孔

四四一五四